

唐龙镇考

许伟伟 杨浣

北宋、辽、夏及北宋、金、夏并立时期，位于中间地带或者说接壤地带的唐龙镇曾几度成为各方军事争夺和外交折冲的热点之一。然而，囿于资料的缺乏和零散，对于这样一段重要的区域历史，学术界缺少关注。目前专题性质的研究，仅见于李昌宪先生《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和冯文勇博士《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地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前者主要依据历史文献粗略梳理了镇之沿革；后者着重利用考古资料大致确定了镇之地望。^{[1][2]}然而，通过对相关资料的钩稽和排比，我们发现唐龙镇问题仍有继续讨论的空间，兹不揣浅陋，试述如下。

唐龙镇，旧隶府州折氏^[3]，或为其所领缘河五镇^①之一。陈桥兵变(960)以后，唐龙镇当随折氏并归于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太宗攻伐北汉前夕，曾命大将袁继忠“巡遏边部于唐龙镇”^[4]。太平兴国四年(979)，唐龙镇自府州来隶麟州新秦县^[5]。天圣元年(1023)以后，“凡唐龙镇所报公事”，全由麟府路军马司处理^[3]。宋人利用怀柔政策建立了对唐龙镇松散的领属关系。如允许土豪来氏世袭镇将^[3]，同意部族纠纷“依蕃法和断”^[3]，优待内附的唐龙镇归人^[3]，禁止府州擅自入唐龙镇境剿掠^[3]，鼓励府州与唐龙镇的正常贸易^[3]，等等。

然而，由于地处宋、辽、夏三国接壤之地，唐龙镇很难逃脱三方势力角逐之命运。早在咸平四年(1001)，唐龙镇就已为西夏兵锋所及。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九载：“(咸平四年)辛卯，麟府、浊轮副部署曹粲率熟户兵邀击李继迁辎重于唐龙镇西柳拨川。”景德四年(1007)，辽朝也涉入了唐龙(隆)镇内部的纷争。《宋史》卷四百九十一《党项传》载：“(景德)四年，唐龙镇羌族来美与其叔磷不叶，召契丹破之，来依府州。磷、美非大族，尝持两端，顷亦寇钞近界，发兵趣之，则走河之东曰东堰，契丹加兵，则入河之西曰西堰，地极险

阻，介卒骑兵所不能及。至是，上亦悯其穷而款塞，特优容之。会契丹使至，即令谕其事，仍还所掠磷、美人畜。”这种争夺使得唐龙镇的处境颇为艰难，不得不在臣宋期间，“尝持两端，事契丹及夏国”^[6]。唐龙镇首领甚至暗地里接受了辽朝封授的官职，互通信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八：“（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甲寅）并代副部署石普言，契丹虽与朝廷和好，而私署唐龙镇来怀正官，信使不绝，渐违誓约，潜有侵軼，望令边塞设备。上曰‘修好累年，北鄙宁静，不当自为猜虑。普止闻流言，不知国家大体耳。’”

受庇于宋真宗“姑务羁縻，以缓征战”^[3]的政策，唐龙镇在政治上首鼠两端的状况延续了20余年。到景祐年间（1034~1037），这种三方共属的现象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唐龙镇为夏国所并。^[6]关于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历史文献缺乏记载。我们认为这或许指的就是庆历元年（1041）唐龙镇首领来守顺叛入西界一事。

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四载：

（庆历元年十一月辛酉）诏河东经略司招谕麟府州界熟户蕃官马崖、西界首领拉旺、唐龙镇首领来守顺、府州界巡检乜罗等，昨为昊贼胁从过西界，而能挺身自归者，当除节度、观察至刺史，仍以锦袍带赐之。

同书卷一百五十二庆历四年（1044）十月壬子条亦载：

范仲淹言“据麟府路兵马都监张邕状，西界唐龙镇嘉舒、克顺等七族去汉界不远，可因西北交争之际，量援以兵马，而预为招纳之。兼体问得七族蕃部旧属府州，比因边臣不能存恤，逃入西界，在今府州东北缘黄河西住坐，其地面与火山军界对岸”。

唐龙镇何以在宋辽两强对峙的夹缝当中倒向西夏？上述史料给出的原因有二：一是“边臣不能存恤”；二是“昊贼胁从过西界”。我们认为除此而外，还有两点时代背景值得考量：一是唐龙镇部族的羌民族属性与认同；二是西夏长期以来对麟府地区的蚕食与经营^[7]。

唐龙镇归夏以后，被列入“胜州榆林郡”下所领两河镇之一。然而，西夏在唐龙镇的统治很快就被觊觎在侧的辽人取而代之。据宋使王拱辰《别录》记载：

（至和元年九月辛巳）契丹主又云“更为西界昨报休兵事从初不禀朝命，边上衙头作过犯，遂行征讨。缘元昊地界黄河屈曲，寡人先领兵直入，已夺得唐隆镇，韩国大王押粮船绕头转来，寡人本意待与除灭，却为韩国大王有失备察，却被西人伏兵邀载船粮，是致失利。今既来谢罪，遂且许和。”^[3]

这里的夺占唐龙镇，并不是至和元年(1054)的事迹。它其实是辽主为了颜面向宋使解释前几年征夏之役失利的原因而已。按《西夏书事》卷十九载：

（重熙十八年秋七月）契丹主下诏亲征，以天齐王重元，北院大王耶律仁先为前锋，韩国王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赵王萧孝友、汉王帖不副之。率兵渡河至唐隆镇，破之，边吏皆遁走^[8]。

以上清代学者研判，夺占唐龙镇的时间当在辽重熙十八年(1049)。所见甚是。还要说明的是，早在庆历四年(1044)辽夏第一次大战的时候，唐龙镇就曾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前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二庆历四年(1044)十月壬子条又说：

昨西贼大掠麟府界，人户悉居于彼，遂分为十四族，近有内附首领香布言“契丹领兵在宁仁静寇镇，待河冻即过唐龙镇劫之”若契丹遂取七族，则府州河外又生一契丹。兼七族既有惊疑之心，必逃入火山界，契丹因而袭逐入汉地，则一带蕃、汉人户，必定遭驱虏。又麟府残破，难以守御。今若因此机会，先行招诱，使七族率其所掠麟府属户，复自来归，纳之不为无名。已令张邕与府州部署王凯、折继闵等商议，密行招引。

对于唐龙镇的丧失，西夏并不甘心。重熙二十年(1051)，西夏还一度遣使请求归还唐龙镇，并拆除所建城邑，但是辽朝仅仅“以诏答

之”^[9]拒绝了西夏的诉求。自此以后，唐龙镇问题就成为辽朝的内政，直到辽朝的败亡。辽人接手唐龙镇之初，看到的景象是城镇残破不堪，族帐逃亡一空^[8]。在这种情况下，辽人仿照设立河清军、金肃军等边城的惯例，在唐龙镇地区也采取了迁徙燕民居住、设立防秋军驻守的措施^[9]。很可能是考虑到汉人兵民取代党项部族的既成事实以及迫使西夏放弃交涉行为的需要，辽人干脆废弃由来已久的唐龙镇地名及其饱受兵火涂炭的镇城，转而在便于防守的河东新置州城一座，号为“宁边州”，其所辖地域依旧是唐龙镇故地。这可能是《辽史》之所以提出“宁边州，……本唐隆镇。辽置”^[9]的根据所在。“本唐隆镇”反映的是辽朝宁边州和宋、夏时代的唐龙镇异名同地的事实。宁边州为辽西京道所属八个刺史州之一，其兵事归西南面招讨司管辖，是防御西夏的前哨之一^[9]。辽朝末代宰辅萧兀纳曾经被贬官为宁边州刺史^[9]，即唐龙镇至辽末仍为辽所有。

辽金易代之际，金、辽以及西夏在宁边州等地有过反复的争夺。先是天辅六年(1122)金人招降辽宁边州。《金史》卷二《太祖本纪》载：

(四月辛卯)耶律坦招徕西南诸部，西至夏，其招讨使耶律佛顶降。金肃、西平二郡汉军四千余人叛去，耶律坦等袭取之，闾母、娄室招降天德、云内、宁边、东胜等州，获阿疏而还^[10]。

继而在第二年(1123)，金人为加速灭辽战争，以割赐辽西南地为条件诱使西夏臣服，然而宁边州不在其列。《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载：

钦宗即位，遣使来贺正旦。先是，金人灭辽，粘罕遣撒拇使夏国，许割天德、云内、金肃、河清四军及武州等八馆之地，约攻麟州，以牵河东之势。靖康元年三月，夏人遂由金肃、河清渡河取天德、云内、武州、河东八馆之地。

《金史》卷一百三十四《西夏传》亦载“宗翰承制，割下塞以北、

阴山以南、乙室耶刺部吐渌冻西之地，以赐之。”之所以不把宁边州交给西夏，其中也有满足灭辽盟友宋人要求的考量。据《三朝北盟汇编》卷十五载：

“宁边州至天德云内一带是旧汉地，兼有黄河阻隔，不知贵朝欲待自守？唯复待与夏国？若自守时，与贵朝为邻甚无害；若是夏国时，恐西人出没，常为边患。兼符家口，系属南界，有新仓、永济两盐场在内，朝廷岁增百万贯正为此盐场在其中，莫须改正。”乌舍云：“我以山西全境与汝，岂不能易此尺寸之地耶？”良嗣不能答。

保大四年(1124)秋七月，遁居阴山的辽天祚帝又一度“率诸军出夹山，下渔阳岭，取天德、东胜、宁边、云内等州”。不过随即“南下武州，遇金人，战于奄遏下水，复溃，直趋山阴”至此，宁边州才被金人牢牢控制。

金初因袭辽制，仍然维持宁边刺史州和镇西军设置。在《金史·兵志》中，宁边也属于“边境置兵”的三十八州之列^[10]。“正隆三年(1158)，宁边州下置宁边县。明昌五年(1194)，新科进士田琢获任宁边州主簿^[10]。泰和元年(1201)，冯延登转任宁边令^[10]。泰和二年(1202)十月，翰林修撰赵秉文出为宁边州刺史^[10]。贞祐二年(1214)，有杨沃衍者率本部族抗元，“转走宁、隩、武、朔、宁边诸州，民以为病”。大概因为这次动乱，到贞祐三年(1215)二月，宁边州改隶岚州。贞祐四年(1216年)二月，宁边州又从岚州析出升为防御州，负责河东北路。户六千零七十二^[10]。

元朝建立后，亦维持宁边州设置。直到至元二年(1336)，因应全国统一的形势，遂将宁边州一分为二，一半隶于武州，领宁边县；一半隶于东胜州，领东胜县。至元四年(1338)，宁边县、东胜县都被裁省入各自所在州^[11]。至此，有单独行政建制的宁边州即唐龙镇地方史告一段落。

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982年版)第六册《宋辽

金时期》(以下简称《地图集》)没有绘及唐龙镇。而册中关于宁边州(治所)位置的标示前后并不一致:第10—11图(辽南京道西京道),16—17图(北宋河北东路、河南路、河东路)及第36—37图(辽宋时期之西夏)皆绘宁边州于黄河西岸(约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南),是时为1111年;第51图(金西京路)却绘宁边州于黄河东岸(约今内蒙古清水河县西南),是时为1189年(金大定二十九年)。

由于《地图集》不附释文,所以很难确切知晓此段标识的依据。以下仅为我们的蠡测。

第一,关于不标唐龙镇的问题。因为《地图集》(六)反映的是1111年(辽天庆元年、北宋政和元年、西夏贞观十一年)及其以后的中国疆域政区和各族分布形势。可是事实上,早在1049年唐龙镇就已落入辽人之手,并被改置为宁边州。自此,唐龙镇之名黯然无迹。

第二,关于宁边州治所迁移的问题。《地图集》(六)认为其城辽末(1111年图例)尚在黄河西岸,金代(1189年图例)则移至黄河东岸。显然,导致这一重大变动的关节点当在辽金易代之际。是时,金人为加速灭辽战争,曾以割赐辽西南地即天德、云内、金肃、河清四军及武州等八馆之地为条件,诱使辽之盟友西夏臣服。或许位于黄河西岸的宁边州旧治也在此次割让之列,金人于是撤城中军民移至黄河东岸置同名新所。

第三,关于辽代宁边州城在黄河西岸的问题。目前所见史籍中虽然没有辽代宁边州城在黄河西岸的材料,但是却有唐龙镇位于黄河西岸的材料。《辽史》曾说宁边州“本唐隆镇”,意思是说宁边州的前身就是唐龙镇。知道了唐龙镇的所在,也就知道了宁边州的位置。前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二载:

(庆历四年十月壬子)西界唐龙镇嘉舒、克顺等七族去汉界不远,可因西北交争之际,量援以兵马,而预为招纳之。兼体问得七族蕃部旧属府州,比因边臣不能存恤,逃入西界。在今府州东北缘黄河西住

坐，其地面与火山军界对岸。昨西贼大掠麟府界，人户悉居于彼，遂分为十四族，近有内附首领香布言“契丹领兵在宁仁静寇镇，待河冻即过唐龙镇劫之”。

七族住坐于府州东北缘黄河西和契丹人等待河冻就可以过去劫掠等现象说明唐龙镇的重心(即镇城)的确位于黄河西岸。又《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九“西蕃地里”条下更是明载：“唐龙镇，在胜州之境，地形险峻。东至黄河二十里，河之东曰东躔，河之西曰西躔，骑兵所不能及。”这条记载应和下面两则史料同源。《宋史》卷四百九十一《党项传》：

(景德)四年，唐龙镇羌族来美与其叔磷不叶，召契丹破之，来依府州。磷、美非大族，尝持两端，顷亦寇钞近界，发兵趣之，则走河之东曰东躔，契丹加兵，则入河之西曰西躔，地极险阻，介卒骑兵所不能及。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七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甲戌条：

河东转运使言：“唐龙镇来磷、来美等为西路契丹所掠。美即磷之季父，久依府州，与来怀正同族，不相能，故怀正召戎破之以报怨”陈尧叟言“磷、美等亦穷而款塞者，常持两端，本非富强之族。但据险阻，患为观望，朝廷征之则趋河之东，地曰东躔，契丹兵加之则趋河之西，地曰西躔，介卒骑兵所不能及”

“东至黄河二十里”，说的就是镇城所在的位置，也就是黄河西岸20里处。所谓的“东躔”与“西躔”说的则是唐龙镇来磷、来美等部族活动的范围，也就是唐龙镇的地域或者辖境，以黄河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这也恰好印证了宁边州在元代被废，“半入武州，半入东胜”^[12]的记载。武州(今山西五寨县)辖境在晋西北黄河河曲地之东南，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辖境在今内蒙古土默川平原黄河南北两岸。宁边州辖境(相当于地域)，当在东胜与武州之间，呈西北至东南走向，幅员所及跨于黄河中段两岸。元朝至元二年(1336)，大

概是为了管理的方便，将宁边城辖地一分为二，黄河岸东南部分划入武州，黄河岸西北部分则隶于东胜州。

近年的考古发掘证实在准格尔旗哈岱高勒乡城坡村，黄河转弯的西岸台地上，有一座西夏—蒙元古城遗址—城坡古城。古城依山势而建，西高东低，北为黄河断崖，南临红水沟门。据考古资料(内蒙古文物研究所、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1990)，系西夏—元代城址，西夏初期建立的军事重镇。城址形状不规整，由南、北两城组成。北部为打成，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周长 910 米，东墙长 200 米，南墙长 200 米，西墙长 210 米，北墙长 300 米，基宽约 3 米，残高 1~7 米；西墙残存较高，北墙弯曲，高低不规整；西墙设中门，外加筑长方形瓮城，瓮城长 50 米，宽 40 米，四角有高大的土台，设有角台或城楼。南部为小城，其北墙即大城南墙之东段，又向东延伸约 90 米，平面呈长方形，东西 290 米，南北 50 米，周长 680 米；城墙基宽 2 米，残高 1.50 米。南北两城城墙均为夯筑，夯层厚 15~20 米。文化层厚约 1 米。地表散见遗物主要为建筑构件与砖、瓦、陶、瓷、铁器等残片，耀瓷、龙泉瓷等；寿面纹灰瓦当。占城中曾发现元代官府铜印。古城址附近有大沙塔西夏壁画墓群，位于准格尔旗哈岱高勒乡城坡村，面积约 4 万平米^[2]。

冯文勇推测城坡古城当为西夏唐龙镇所在。根据有三条：一《西夏书事》卷十五“唐隆为西蕃大部，与麟、府仅隔一河”；二城坡古城军事防御性质的色彩极其显著；三《西夏书事》卷十九“唐隆藩屏夏州，为东北重镇，自经契丹残破，族帐逃亡，契丹以地介河西，不置戍守”。城坡古城没有见到辽国遗物与遗址，与此记载一致^[2]。

实际上，西夏在与辽宋并立时期中占据唐龙镇时间很短，最多十五年(1034~1049)，只占辽朝统治时间的五分之一(1049~1124)。但此城基本面貌为西夏古城，附近甚至有大批西夏墓葬，与其短暂经营反差较大。存在的可能是，在金灭辽后，西夏复据有金肃州、河清州

的同时，也极有可能占有了相邻的原唐龙镇河西区域，从而在西夏后期继续经营这一区域。

第四，关于金代宁边城在黄河东岸。前揭《三朝北盟汇编》卷十五“宁边州至天德云内一带是旧汉地，兼有黄河限隔”之语暗示辽末金初之际宁边州治所似乎在黄河以外。《大金吊伐录》卷一则明载宁边诸州在黄河以东：

今若将己西并北一带州县土地付与夏国，则不特昏主见在天德、云内地分出没，若使夏国据黄河以东州县，必与昏主合力，为害不细。夏国自去岁已辄占据河清、金肃两军，如欲与此两处，请贵朝详度外，其宁边、天德、云内己西并北一带州县土地，合以黄河及汉地为界。汉地外以北土地，如欲付与他国，并从贵朝。

考古方面的信息业已证实今内蒙古清水河县窑沟乡城湾煤矿厂西黄河东岸阶地上的下城湾古城就是辽金时代之宁边州州城。

城址位于清水河县窑沟乡城湾煤矿厂部西，位于黄河东岸阶地上，俗称下城湾古城。城址系辽宁边州故城。城址依地势筑城墙，平面呈不规则三角形，周长 630 米，东墙残长 142 米，北墙残长 142 米，西、南临黄河，无墙；城墙夯筑，基宽 7 米，高 9 米，夯层厚 12~20 厘米。采集有灰陶侈口罐、方唇折沿盆、圆唇敛口瓮，龙泉窑印花碗等残片。^[2]

据《绥远通志稿·金石志》（稿本第 88 册）记载，1932 年 8 月，清水河下城湾之北白塔梁上庙中出土了一方金明昌四年（1193）宁边州良吏宋公颂德碑，因此可以确定下城湾古城就是宁边州州城及附郭宁边县遗址所在^[13]。

汇集了《地图集》（六）可能采集的依据之后，我们现在需要指出的是《地图集》（六）中所谓宁边州州治的迁移说及一度存在于河西岸说是不成立的。因为它们的前提即宁边州与唐龙镇治所相同这一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前揭镇之沿革中已经表明，“本唐隆镇”应该指

的是宁边州与唐龙镇辖境相当而已，而不是治所相同，否则就无法解释《西夏书事》所载“自经契丹残破，族帐逃亡，契丹以地介河西，不置戍守”和城坡古城无辽代遗存的现象。这就是说，辽人夺取唐龙镇城之后，以其地介黄河西岸，且城池残破，人烟稀少，难以实施有效的军政管理；可是对于西夏经由此地的侵掠又不能不设防，于是便在唐龙镇辖境的东半部分，即便于防守的黄河东岸，置州城一座，号为宁边州，徙人燕民，屯驻军队，全面接管原西夏唐龙镇地域的事务。

有关唐龙镇的辖境，在不同时期当有变动。下面我们仅就北宋前期这一时段唐龙镇具体的辖境或者说地域来进行讨论。按成书于宋仁宗时期(1023~1063)的《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七“府州”条下载：

东北至唐龙镇百五十里。……唐龙镇，旧遥隶并州^[4]……东南至火山军久良津，北至故胜州，西北至柳拨川，东北至子河汉混波川。……

寨堡十一：……河滨堡，城东控雄勇津一路，东至黄河三里，济河即雄勇津。西至安丰寨十六里，南至府州六十里，北自故卢子寨白家津入唐龙镇。

府州，治所在今陕西省榆林市府谷(今县)^[14]。

久良津，“南自雄勇津镇至(火山)军，北至契丹静寇镇，南有榷场，西南至黄河，渡河三里至河湊堡”。又“雄勇津，南至军城，东北至久良津，西渡河至石台神寨”^[6]。可知久良津位于火山军以北，邻近契丹静寇镇，西南为雄勇津和黄河，南面为榷场。严耕望考定久良津在今河曲县东北三十里，地近唐代河滨县^[15]。

故胜州，即唐代胜州，领有榆林、河滨二县。其州城遗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南十余公里处黄河由西北向东南屈流处的南岸台地上^[16]。

故卢子寨白家津。卢子寨又作“芦子塞”，《长编》卷六十七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甲戌条载“府州又言唐龙镇略夺芦子塞郭莽族人马，诏转运司理还之。”由河滨堡“南至府州六十里，北自故卢子寨白家

津人唐龙镇”，可知当在府谷县北 60 里以北处。

柳拨川，由前引《长编》卷四十九麟府、浊轮副部署曹粲率兵袭击李继迁事迹可知，柳拨川位于唐龙镇西。《武经总要》卷十七“西蕃地里废垒丰州”条载：

浊轮寨，控合河路。至道中，以重兵戍守，置浊轮寨，部署蕃户三族一千五百帐，徙于岚石州，给田居之。今陷于贼。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第 35 页山西省图，浊轮寨合河路略当于今陕西神木县西南窟野河下游之贺家川^[17]。尚在府州西南，与唐龙镇大致方位相去甚远，则此浊轮部署当指废丰州西北浊轮川一带（陕西神木县西北）为妥。按《范文正公集》“西夏堡寨六”载：“唐龙镇与契丹对岸，在府州之北、丰州之东，其东南火山军对岸。”^[18]柳拨川当在丰州之东。以地域邻近浊轮川，故有麟府、浊轮副部署曹粲率熟户兵邀击李继迁辎重于唐龙镇西柳拨川之说。

子河汉，又叫紫河镇。《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九“西蕃地里”之“胜州榆林郡”条下“紫河（镇），隋筑长城，起于紫河，即此地。今为之紫河汉，地产良马”。宋至道元年（995），契丹将韩德威诱党项等族自振武入寇府州，刺史折御卿邀败之于此^[12]。紫河就是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南的浑河^[19]。又《宋会要辑稿》之《兵二四》“马政杂录”条下载：“凡马所出，以府州为最，盖生于黄河之中洲曰子河汉者，有善种出。”据此可以知道，子河汉当居于浑河与黄河交汇的三角洲地带。由此我们也可以对清代学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五提到的“唐隆为西蕃大部，与麟、府仅隔一河”的情形做出合理的解释，即唐龙镇东北地段至黄河中洲子河汉（紫河镇）。

由上可知，唐龙镇位于府州东北 150 里处。其地域范围东南至火山军久良津，南至卢子寨白家津，西北至柳拨川，北至故胜州，东北至子河汉混波川。《范文正公集》“西夏堡寨六”载：“唐龙镇与契丹对岸，在府州之北、丰州之东，其东南火山军对岸。”^[18]这里的“契

丹对岸”，当指辽朝宁仁县静寇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二“庆历四年(甲申，1044，十月)壬子”条载：“契丹领兵在宁仁静寇镇，待河冻即过唐龙镇劫之。”

宁仁县，按即宁人县。开泰六年七月以西南路招讨请，置宁仁县于胜州。此隶云内，或是以后改属。《金史·地理志》云内州有宁仁旧县。“编者按，宁人县，确址无考，当在内蒙古土默特左、右旗境。”[20]静寇镇亦当在其范围之内。“待河冻即过唐龙镇劫之”，此河即“府州东北缘黄河”。

前述唐龙镇位于久良津西北，静寇镇位于久良津北向，故可推知静寇镇位于唐龙镇以东方向。又前揭史料说唐龙镇来磷、来美等族“常持两端，本非富强之族。但据险阻，恣为观望，朝廷征之则趋河之东，地日东躔，契丹兵加之则趋河之西，地日西躔，介卒骑兵所不能及”，那么所谓“东躔”很可能指的就是静寇镇相邻地域，即唐龙镇黄河岸东南地域。

静寇镇的北部范围当以隋以来至黄河段长城为界，唐龙镇黄河东边的范围南部当以长城为分界。这样，“(宋)发兵趣之，则走河之东曰东躔，契丹加兵，则入河之西曰西躔”的情形就更加清晰，以黄河、长城为屏障，故骑兵不能至；故待黄河冻才能过河、又宋陆路攻伐，唐龙镇部族奔过河东，则河东辖地也应不小。

丰州，“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南部及与陕西省交界处，乃藏才族聚居区，首领王氏，与折氏通婚，关系密切。”^[21]

引证至此，北宋前期的唐龙镇地望渐渐清晰：它位于丰州以东方向、府州东北150里处，西北至丰州以东的柳拨川，北至故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南)，东北跨内蒙古清水河县西北黄河与府州子河汙混波川(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南的浑河与黄河交汇处)相邻，正东跨黄河与辽静寇镇(内蒙古土默特左、右旗境)相依，东南至火山军久良津(今山西河曲县西北)，南至卢子寨白家津(今陕西榆林市府谷县北

60里以北),其地域总体形状呈自西北至东南走向的斜坡。镇治位于黄河西岸,可能为今天内蒙古准格尔旗的城坡古城。

在宋、辽、夏及宋、金、夏对峙期间,那些位于中间或过渡区域的土著势力在政治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能见度和影响力。本文所考察的唐龙镇仅为其中的一例。如果能够解剖更多的类似唐龙镇问题的案例,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宋、辽、夏、金时期大河套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将会有一个新的气象。



图 北宋前期唐龙镇所辖范围示意图

注释

①折氏世有后唐振武军下胜州所领“缘河五镇”。《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折从阮传》：“汉祖建号晋阳，引兵南下，从阮率众归之。寻升府州为永安军，析振武之胜州并沿河五镇以隶焉，授从阮光禄大夫、检校太尉、永安军节度、府胜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仍赐功臣名号。”(宋)张叔夜撰《折继闵神道碑》云：“折氏自唐末世有麟、府之地，

初，宗本为唐振武军缘河五镇都知兵马使，其子嗣伦为麟州刺史，孙从阮。从阮子德宸，相继袭府谷，五代周以为永安军节度使，捍蔽戎虏，历世赖之”（《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455页）缘河五镇是哪些地方？文献无征，府州前身府谷镇当为其一，唐龙镇亦或为其一，临近紫河镇亦或为其一。

参考文献

- [1]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2]冯文勇：鄂尔多斯高原及毗邻地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D]．兰州：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8。
-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4]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6]曾公亮：武经总要[M]．海口：解放军出版社，1995。
- [7]孙昌盛：论宋、夏在河东路麟、府、丰州的争夺[J]．宁夏大学学报，2005(3)。
- [8]吴广成：西夏书事[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 [9]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0]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1]宋镰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2]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3]周清澍：内蒙古历史地理[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
- [14]郭黎安：宋史地理志汇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15]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社，1985。

- [16]李作智：隋唐胜州榆林城的发现[J]．文物，1976(2)。
-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M]．北京：地图出版社，1958。
- [18]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 [19]马正林：中国历史地理简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 [20]张修桂，赖青寿：辽史地理志汇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 [21]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